

太原府志卷六十

雜志

志何以云雜雜者正史所不錄雜出於諸子百家之記載與夫衢歌巷議之流傳雖事不雅馴然與正史互相參考亦修志者所不廢也夫禹鼎圖形齊諧志怪及童謠里諺聖人且有取焉採而輯之豈曰助揮麈之餘談實以備土風之一則爾故諸志之末而殿以雜志

高辛妃嫫訾氏八夢日而生八子號八元實沈闕伯居曠林干戈日尋后帝不臧遷闕於宋是為商沈於大夏是

為參苑異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

天寒生物鮮少蓋自古為然燕閒錄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一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子

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

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與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

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

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

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

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

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

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

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

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

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狄犬



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勲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請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命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鄉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狄皆子姓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二

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狄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狄犬當道者曰見主君之子狄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狄簡子問其姓名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也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

之府

史記

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兮顏若苔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婦人而納其女娃羸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爲惠后

史記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浮雲赤電絕羣逸驃紫鸞騶綠螭驄龍子麟駒絕塵號九逸

西山雜記



魏太和三年有太原人發冢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  
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晉書

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  
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

妻明友妻光前妻女郭頌世說

嘉平中劉豹家於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祈子於龍

門俄而有大魚頂有二角軒鬣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

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為人

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

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晉書

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王沈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

文號沈為文籍先生秀為儒林丈人世說新語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中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

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嵇叔

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至失

石室所在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又嘗上太

行山崩如雷往視之石裂中有青泥如髓丸之隨凝如

粳米乃合數丸歸示叔夜已成青石矣天中記

太原王濛晉使司徒左長史能織子循琅琊王文學善隸

行與羲之善故殆窮其妙早亡未盡其美子敬每省循

書云咄咄逼人王綏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善隸行書說

錄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必云

今日有小厄茶錄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  
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

爲達

世說新語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竒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

離騷便可稱名士

同上

司馬太傅爲二王題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踈

同上

王衍嘗爲天下士題目曰阿平第一

王澄小字

庾家阿松第二

庾

處仲得第三

王敦

王孝伯

恭

問王大曰阮籍何如司馬

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王佛大笑曰

三日不飲酒便覺形神不復相親

同上

王蘊恭之父也小字阿興世稱荀子秀出阿香清

和同上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四

王濟乘馬渡水馬不肯渡濟曰必是惜錦連乾今之紫襜

是也令解去之馬乃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癖

和嶠有錢癖帝問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

同上

上常幸王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問其

故答曰以人乳蒸之上食未畢去

同上

王濟葬時賢畢至孫楚雅散濟而後來哭甚悲賓客莫不

垂泣哭畢向靈牀曰卿甯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

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同上

王愷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駭常瑩其蹄角王濟請以錢千

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

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世說

王忱每醉連日不醒自號上頓時人以夫飲爲上頓自忱



始也酒譜

王忱任達不均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日不醒或裸體而遊其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世說

河東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會佐史令女於內觀之女指從事湖縣王濬告母邈遂妻之後濬拜撫軍大將軍河氏語林

選曹將擬王坦之為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其子國寶好傾側媚人謝安惡之除尚書郎國寶以為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作餘曹郎辭不拜晉書

王脩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譽年十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五

三著賢令論劉真長見之嗟嘆不已善隸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曰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始王導愛好鍾氏書喪亂狼狽猶衣帶中盛尚書宣示過江後以賜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率其母見此書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隸行入妙殷仲堪書亦敬仁之亞也龍書錄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上求之不過數十王濟候其上直

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世說

太原温湛婢見一嫗向婢流涕無孔覈婢駭怖告湛湛遂抽刀逐之化成一物如紫虹形宛然長舒上没霄漢異苑

太真少儁朗交知衛君長率爾提酒脯獨來復獨往酒譜



孫興公爲庾公叅軍共遊白石山衛君長永在坐曰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庾曰衛風韻雖不及卿諸人傾倒處亦不易

世說

劉淵別將劉翼驍勇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時

人擬之關張

十六國春秋

漢劉聰建元元年并州祭酒桓回於途遇一老父問之云昔樂工成憑今居何職我與其人舊爲致清談得察孝廉君若相見令知消息回問姓氏曰我吳郡麻子軒也言畢而失回見憑具宣其意憑歎曰昔有此人計去世近五十年矣中郎荀彥舒聞之爲造祝文令憑設酒飯祝於通衢之下

山堂肆考

晉書劉聰卽僞位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六

於東市

傅彤蟹語

苻氏末祁縣王仲德戰敗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臥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食畢欲行而暴雨莫知津途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得濟與兒散相及復棄翟遼奔太山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餘里以免後臨徐州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在河北所遇也仲德卒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祀之

南史

魏延昌初著作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崔潛爲兄渾詩手筆草本計誅至是時將二百載寶其書蹟深藏秘之



武定中遵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搨之  
清異錄

北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伯宗滎陽鄧義太  
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  
太原縣志

魏宣武時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從幸東宮明帝  
幼弱祚持一黃鬴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

中尉王顯迭相唇齒深為帝所信祚私附之時人謗祚  
者號為黃鬴僕射桃弓少師  
通鑑綱目

永安三年爾朱兆輕兵襲洛京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  
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灑波津令為之縮水脈月餘夢

者卒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  
導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渡河  
北史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七

爾朱兆夢其父登一高堆堆旁地悉耕熟唯有馬蘭草株  
往往猶在其父令兆下拔之兆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

知襲洛京必有利  
同上

爾朱榮討葛榮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干牛刀葛榮初  
不肯與此人自稱已是道武帝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

授榮榮寤而喜自知必勝  
同上

爾朱榮酒酣耳熱必自匡坐唱樹黎普黎之曲日暮罷歸  
便與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  
同上

范陽盧宗道嘗於晉陽置酒賓游滿座中書舍人馬士達  
目其彈箏箎女妓云手甚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  
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  
之  
北齊書



唐邕白建貴時人言云并州赫唐與白同

天保初文宣為高陽王湜納張宴之女為妃令赴晉陽成

禮宴之後園陪讌坐客皆賦詩宴之詩云天下有道主

明臣直雖休勿休永貽世則文宣笑曰得卿箴諷深以

慰懷齊言

北齊後主諱緯母夢於海上坐浴盆日入裙下遂有娠生

帝并州邸武成禪位天統元年即位晉陽宮北史

北齊神武少曾與劉貴賈智為奔走之友貴曾得一白鷹

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博輒逸遂至迴澤有一第屋兔

將奔入犬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犬犬斃屋

中有二大人出持神武衣甚急其母目盲曳杖呵二子

何故觸大家因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自云有知遍捫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八

諸人言並當貴至神武曰皆由此人飲竟而出還更訪

問之則本無人居乃知向者非人境也由是諸人益加

敬矣三國典畧

齊高祖徵范陽祖鴻勳至并州作晉祠記好事者玩其文

商芸小說

香水在并州其水香潔浴之去病任昉述異記

隋秘書少監王劭篤好經史遺畧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

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為僕從所噉劭弗

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

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隋書

隋大業五年幸太原有京兆人達奚通妾王氏能清歌朝

臣多相會觀之上柱國韓僧壽亦預焉除名墨莊漫錄



隋大業十一年三月幸太原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而居之八月巡北塞入雁

門隋書

晉人有魏先生者逸其名無書不讀隋初太常議樂先生調律度金石絲竹各得其所太常欲薦而官之不可賜帛二百段而歸寓雁門以帛市酒旦夕歡飲時李密敗黎陽亡匿先生一見戲曰子氣沮而口亂心搖而語澁方今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密驚起曰既知我能免我否先生曰子非常人規模又有將帥才畧吾望氣晉汾有聖人出能徃事之當不失富貴密終不能用其言而

敗先生竟不知所在舊志

李衛公爲并州從事有王山人者請謁自稱善按冥公備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九

几案紙筆香水與山人偕坐以俟頃之紙上書八字甚

大曰位極人臣年六十四同上

羽葆一部十八曲十殄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陰律樂

圖

玉龍子本太宗晉陽宮物文德皇后常賜大帝廣不數寸

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後則天以賜元宗開元中三

輔早祈禱無應乃密投於南山龍池風雨隨作及上皇

幸西蜀迴次渭水左右臨流濯弄沙中得之太平廣記

唐太宗誕之三日有書生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貴子因

目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也公貴因此兒二十必

能安民矣同上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常



頤下有鬚若猴額也其上有四鬚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富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丐者豈非異人乎龍城錄

唐武士護太原文水縣人微時與邑人許文寶以鬻材爲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護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士護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厦之秋及士護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咸定錄

高宗儀鳳三年於文水縣置太原王武士護廟唐書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十

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恥與他姓爲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嘉話錄

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校等

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膺樂

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皇漢膺赤帝之禎符當素

靈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祥仰緝天綱鬱龍興之

兆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榮逞拔山之力

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

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

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爲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

峯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

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帷銷盡羽帳



隨烟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  
惟會稽禹廟存焉

耳目記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  
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  
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允代其行基素與司馬李孝廉  
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

比事摘錄

狄仁傑登太行山親在河陽反顧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  
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

蘇氏家語

天后製袍字賜仁傑曰敷政術守清勤升顯位勵相臣

梁公

家傳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  
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十一

事則天令昇坐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  
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等賭昌宗所  
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纁袍  
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  
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對奏之衣  
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天  
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寞累局  
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  
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集異記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幸喬氏窈娘能歌舞三  
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之藝也未幾沈於雒水  
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媼



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徃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召然不靚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欵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燕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倘阻我燕必族其家數日復燕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奧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卽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與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爲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嘆曰天之所受不可廢也

甘澤謠

奉和聖製夏日遊石淙山詩各七言一首時應制者有內史狄仁傑汾陰縣開國男薛曜曜奉勅正書刻石乃久視元年五月十九日也新舊唐書未載

詩序

狄梁文獻公臨薨屬其家人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乃寫經造像冀以求福汝曹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此語不惟知佛而且善學佛者矣自韓愈以下凡號斥佛者其見俱未及此

西軒客談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至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往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自云八十已上頗箕踞傲物雖知名之士未嘗與之揖讓及琳至則言欵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他賓客賢與不肖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耳何辭之審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爲君之長史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反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告去且曰吾辱君之惠今有以報矣請從此辭竟不知所在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大府大歷中除州刺史時彥莊任修武令悞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寃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前定錄

郭元振少時美丰姿有才藝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婿元振曰知公門下有女五人未知孰陋事不可倉卒更待付之張曰吾女各有姿色卽不知誰是匹偶以子風骨奇秀非常人也吾欲令五女各持一絲幔前使子取便牽之得者爲婿元振忻然從命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大



有姿色後果然隨夫貴達也

開元天寶遺事

王右丞維工人物山水筆意清潤畫羅漢佛像至佳平生

喜作雪景劍閣棧道羸崗曉行捕魚雪灘村墟等圖其

畫朝川圖世之最著也蓋其胸次瀟灑意之所至落筆

便與庸史不同

畫史

王維居輞川宅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潔地不容浮

塵日有十數掃師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

洛陽

要記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得宋之問

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

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咏終日在京師以元談為樂

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古

香獨坐以禪誦為事

玉壺水

王維王縉以科名文學冠絕當代時人曰朝廷左相筆天

下右丞詩

杜陽編

石甕寺兩壁皆王右丞山水畫也會昌寺毀失之鄭隅津

陽門詩烟中壁碎摩詰畫

詩話

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

時采恩間獨坐注視作山水想悠然有餘趣數年之後

風雨飛去

嫺嬛記

王維種紅蕉於輞川莊嘗寫蕉池積雪不徒以供揮灑也

郊九成詔雪霽詩何當為置王摩詰更添幾葉紅芭蕉

詩話

余見王右丞山莊圖又雪霽捕魚圖山莊樹葉皆如个字



其雪弄枯樹圖似郭熙二卷皆無款疑宋人臨摹也書畫史

王維畫小輞川摹本筆細在長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謂王維全不類或傳宜興楊氏本上摹得文彥博太史小輞川拆下唐跋自連真還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史者真唐張彥遠名畫記云類道子又云雲峯石色絕迹天機筆思縱橫參於造化孫氏圖僅有之餘未見此趣畫史

王維渭城曲一曰陽關乃送元二使安西詩也後被於歌

唐人詩話

客以按樂圖示王維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

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西陽雜俎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五

王維官給事中晚築輞川別業後捨為清源寺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

白石出玉川紅葉稀山路原無雨空翠濕人衣東坡別業

劉禹錫初貶名還又忤宰相被黜十年再名還與歌者何

戡詩曰二十年前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

何戡在更與慙慙唱渭城謝枋得云夢得怨舊時之害

已者今無一存唯一妓獨在不勝情三字極有味按此

則右丞之詩在唐時已入歌也矣陽關三疊譜

開元中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共詣旗亭貰酒小飲

有梨園伶官十數人會讌三人因避席俛暎擁爐以觀

焉俄有妙妓四輩奏樂皆當時名部昌齡等私相約曰

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甲乙今者可以密察諸伶所



謳若詩入詞之多者爲優初謳昌齡詩次謳適詩又次復謳昌齡詩之渙自以得名已久因指諸妓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殊非我詩卽終身不敢與子爭衡次至雙環發聲果謳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初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因大諧笑曰田舍奴我豈欺汝哉諸伶詣問語其事乃競拜乞就筵席三人從之飲醉竟日

集異記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

宴

乾撰子

武元衡遇盜是時裴晉公同行並轡趨朝吏載氈帽雖傷不害以馬逸得脫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也

畫墁錄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六

浣花龍興寺成都記云本正覺寺內有前益州長史臨淮

武元衡并從事五人具朝服繪於中堂淳化五年兵火

後無畫蹤矣

益州名畫錄

白樂天之母因看花墜井後有排擯者以賞花新井之作

左遷穆皇嘗題柱曰此人一生爭水喫

南部新書

白居易以詩謁顧况况戲之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

至古原草送別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於是稱歎

唐詩序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

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

謁李逢吉初不以爲意及覽賦頌曰噫下白人上達由

君成德以慎立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

何駒撫言



白樂天爲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在洛適遊香山寺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

東坡詩話

白居易除忠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令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書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居易觀之悵然邀知一至曰歷山劉郎中禹錫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詩於此怯而不爲罷郡經過悉去詩板千餘首但留沈佺期王無競皇甫冉李端四章而已此四章古今絕唱人造次不合爲之與知一同濟卒不賦詩

雲溪友議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七

樂天方入關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蘼蘆服鮮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

蠻旣志

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首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倒取之抄錄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楊文公談苑

白香山詩自言久宦蘇州不置太湖一片石余以語張伯起伯起曰如此累心事香山不做余深服伯起此言然則天下事累心者實多矣都丟不做可使心不受累

雪濤

叢談

白樂天有感石上舊字云太湖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並無所經見全不可曉後觀其對酒有懷寄李郎中一絕句曰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



春來一杯酒此情惟有李君知注曰桃葉結之也柳枝  
樊素也然後結之之義始明洪邁筆記

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

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豐豔因楊柳詞以托

意曰一樹春風千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西角荒

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前詞上問誰

作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

株植於禁中居易感上知其名且好風雅又為詩一章

曰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元象今春

後柳宿光中添兩星雲溪友議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

不解則又復易之故唐末之詩近乎鄙俚也墨客揮犀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六

白太傅女金鸞十歲忽書北山移文樂天方買終山紫石

欲開文士傳遂輟以錄之下黃私記

白樂天有姬善舞名春草小名錄

白太傅每一詩輒洗其筆林下清錄

白太傅用胡松節支琴金嶽變化篇

白居易姪曰羅兒龜兒是小字也宋楊伯昂臆乘

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後集二十卷皆寫本寄藏廬

山東林寺又藏龍門香山寺高駢鎮淮南寄語江西廉

使取東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經亂亦不復存其後履道

宅為普明僧院後唐明宗子秦王從榮又寫本真院之

經藏今本是也後人亦補東林所藏篇目次第皆非真  
與今吳蜀摹版無異春明退朝錄



王摩詰白樂天皆以詩人早有盛名晚而悟道然右丞逃禪世多知之不知白傅所得之更深也大都摩詰從寡欲入故多於潔清淨樂天從知足入故多廣大自在學人晚年學道未離遊戲當以陶淵明王摩詰韋蘇州白樂天四部時玩可也望崖錄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六前右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四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二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七十五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四刑部尚書致仕太原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於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罷賦詩時秘書監狄兼暮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九

與會而不及列

白居易集

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於東都做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二老謂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歲歸洛陽僧如滿年九十五歲白居易九老圖詩序白樂天賜第履道坊旣葬北邙勅命遊人至墳所者必酌酒至今墓前隙地泥潦迺賢北邙山歌君不見履道坊中白太傅留客高堂醉譔舞至今三月看花人載酒去

澆墳上土

譔賓

白傅姪敏中曾作諫官獻疏請叔諡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表墓耶卒不賜諡及後在相奏立神道碑其文卽李



義山之辭也

賈氏談錄

大歷中賣一女子姿首如常而索價至數十萬曰此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安可他比

文章九命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出鎮淮南訪舊遊而題名處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賦二絕句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

嘉話錄

王璠以元和五年登科嘗夢為河南尹平旦視事有二客來謁一衣紫而東坐一衣緋而西坐緋者謂紫者曰崙那如何處置曰已決科遁出界訖覺乃書於誥牒之後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別紙上後二十年果除河南尹既至三日留守大將知水北院官與洛陽令及分司郎官偕至問答一如夢中遽命開篋取官誥所志者備焉乃是郎官家奴竊物而遁送縣縣斷如此

前定錄

閩縣陳通方登第與播同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丁家艱辛苦萬狀播為正郎判鹽鐵通方窮悴求之即不甚給時李虛中為副使通方以詩求為汲引曰應念路旁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播不得已薦為江西院官

唐詩紀事

御史蕭誠書太原題名唐人無出其右

海岳名言

楊炎食蒲桃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

河東脩錄



宣宗將命相必採中外人情合爲相三兩人姓名撚之置香案上以枕覆之宰相闕必添香探丸以命草麻上竊於李景讓竟探名不著有以見其命也續前定錄單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歷三鎮不得遷還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也不受使者留於邸誠亦放之卽太醫李元伯之所進也

會昌三年王起三典貢場周侍郎墀時刺華州以詩賀之起答和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峯之下欲徵黃門生亦皆和焉唐詩紀事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王龜文懿公起子性高簡常以光福里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起河中盧中條樂宛陵山水乃從崔瑗于宣歙撫言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旣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起至第三遍不應卽任郎中員外下手挿打得挿打爲造箭者挿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嘉話錄

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汝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文不敢復言柳氏家訓

王涯居永寧里名書畫以金玉爲奩軸鑿垣貯之重複固秘及被誅爲人破垣剔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



唐書

王涯初為大官名德聞望頗為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位為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喻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謂王

公禍至不省惑矣杜陽雜編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跨蹇驢至京師索米僦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雁序之情太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名見欵曲而許微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涯私第以為族人被執而腰斬之同上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王忠嗣鎮太原以女韞秀歸元載載岐山人也久而見輕於王之親屬韞秀勸載游學載因為詩別曰年來誰不厭龍鍾雖在侯門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樹苦遭霜霰到秦封韞秀答曰路掃饑寒跡天哀志氣人休零離別淚攜手入西秦乃同入秦求舉載旋舉明莊老文列四

子科唐詩紀事

嶺南節度使太原王鐔租廣州屋權所入與常賦均又征諸蕃船舶稅於是財畜不貲三十餘艘載皆象犀珠琲與商賈雜出於境數年長安權家無不富鐔之財鐔性織畚官苜蓿壞吏將易之鐔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餽賣之以收利故鐔家錢徧天下鐔在藩子稷常留京視勢高下輕重以投貲焉嘗請籍坊以廣



第舍作複垣洞穴實金錢其中錡卒奴告稷占沒所獻  
裴度爲言乃論殺奴長慶三年用稷爲德州刺史悉金  
寶勝侍以行節度使李全畧利其貨殺稷納其女爲勝

日編

王鉞子準過駙馬都尉王繇以彈彈其節折玉簪爲樂既  
置酒永穆公主親視供具萬年尉韋黃裳長安尉賈季  
隣等候準經過饌具侑樂必素辦無敢忤意唐本傳

宿衛裴畧試判落第詣僕射温彦博披訴不理畧自云能  
嘲戲彦博同意與語指廳前竹令嘲應聲曰竹風吹青  
肅肅凌冬葉不凋經春子不熟虛心未得待國士皮上  
何須生節目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  
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彦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卽扳公筋何止傷膊彦博慙而與官

朝野僉載

温庭筠思神速多爲人作文大中未試有司廉視尤謹庭  
筠不樂上書千餘言然私占授者已八人嘗過淮南丐

錢揚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其齒

同上

温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徧於知識無人可屬久  
之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予以謂道盡蠶蜨

清異錄

勅鄉貢進士温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  
罕有適時之用放騷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尙有前  
席之期未爽拙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詞  
也庭筠字飛卿彦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絕一時與  
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爲  
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庭筠之寃贈之詩曰鳳皇詔下



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

東觀奏記

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李濤衛丹張邠等詩賦皆榜

於都同上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賦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

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

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

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

六也彥周詩話

溫憲光啟中及第為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蛾

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後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壺關伐木為柵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齋

破一丈木中朱書文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遲思安表

上之其羣臣皆賀以為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稱寶者其

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遲右無之字為犀號者

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為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

地者移四字中兩豎畫置天字左右即丙字也移四字

外圈以十貫之即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

起并州如鴻之言

稽神錄

李嗣昭妻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梁圍夾

城彌年軍用之絕楊氏之積益有助焉及子繼韜叛附

梁同光初乃齎銀數十萬兩至洛京厚賂宦官伶人皆

為言繼韜初無惡意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又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晚而存一子繼忠



家於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鉅萬晉高祖起兵太原契丹求賂貸於繼忠以取足高祖甚德之以爲忻棣單三州刺史楊氏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同

莊宗既卽位猶襲故態身預俳優尙方進御巾裏名品曰新令伶人所預尙有合其遺製者曰聖道遙清異錄

莊宗攻梁軍於夾城得符道昭妻侯氏寵專諸宮宮中謂之夾寨夫人莊宗出兵四方常以侯氏從軍五代史

後唐明宗初詔捕宦者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

五代史

後唐太祖在妊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

市菜於雁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

太原府志

卷六十雜志

蓋

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虹光燭

室白氣充庭井水暴溢及能言喜道軍旅年十二三善

騎射曾於新城北海醉於毗沙門天王塑像請與交談

天王被甲持矛隱隱坐於壁間所居帳內時有火聚或

見龍形人皆異之常隨火征麗勛臨陣出沒如神號爲

龍虎子

北夢瑣言

晉高祖潛龍於并部也嘗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

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於路至舊第天子

請某入其第其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卽促轡而入至廳

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去矣其夢如

此羣僚莫敢有所答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

玉堂閑話

劉漢祖始仕晉爲并州衙投裏幘頭脚左右長尺餘橫直



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

幕府燕  
開錄

武從諫家在太原從討張文禮館於正定張氏見張氏女

尚幼憐之遂以其女歸為子婦周太祖事漢高祖於太

原楊夫人卒而武氏子亦卒乃納為繼室乾祐三年劉

銖戮之追冊為貴妃

五代史

初周祖兵征淮南過宋州宋州使人勞之於葛驛先有一

男子一女子不知所從來轉客於市傭力以食父老憐

其愿也醪酒食衣服使相配為夫婦及周祖至市人聚

觀之女子於眾中呼曰此吾父也市人驅之去周祖聞

之使前問之信其女也相持而泣將携之以行女曰我

已嫁人矣復呼其夫視之曰此亦貴人也乃俱挈之軍

中奏補供奉官即張承德也及周祖入汴漢末帝以兵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圍其第今皇建院是也盡誅其家惟承德與其妻在河

陽為監押末帝亦命河陽誅之河陽守呼承德以勅示

之承德曰丈人為德不成死未晚也河陽守以為然雖

執之於獄所以餽之甚厚親問之曰君視丈人事得成

否承德曰殆必然未幾而捷報至周祖親戚盡誅惟承

德夫婦遂極富貴

龍川別志

張承德母馬氏生承德四歲被出後適安邑劉祚及承德

鎮南陽父祚已卒迎母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劉金居

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帔封莒國

太夫人同母弟劉再思署子城使於市西里起夫第聚

劉族

本傳

張承德寓睢陽有書生隣居臥疾承德療之獲愈生一日



就承德求永五兩既得卽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承德遊一日告適淮水語承德曰後當相遇於彼承德曰吳境不通于何可去生曰吾自有術承德送行數舍懇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言訖而去及承德屯下蔡牙帳前後隊部曲八百人皆金銀刀槊繡旗幟承德善騎射左右分掛十的握十矢疾馳互發發必中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承德遽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永法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爲然能降志禮賢當別有授公藥法者承德由此益罄家資延致方士故太祖以方外待之初睢陽書生嘗言及太祖以故承德潛意拱嚮太祖將聘孝明后承德出緡錢金帛數千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七

以助之故盡太祖朝而恩渥不替

同上

王仁裕知貢舉取王溥爲狀元溥時年二十六後六年溥拜相時仁裕猶致仕無恙賀以詩曰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案前人到少梁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貴時

不林詩話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太祖世宗至宋以官師罷相其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交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



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問以至八九十否  
又大笑曰更向上問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  
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  
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  
之年春夏間微苦臙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  
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喫冷湯水

拊掌錄

王丞相溥還政閒居四方書牘答報皆手筆然不過百字  
目前事與親黨相聞勅於紙扎封疊造赤漆小版書其  
上僕吏以吧蒙傳去雖一時間可發數十公自為木牋  
後復加頰拒安抽面以啟閉字濕則能護之故又有漆

方士漆雕開之名清異錄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太原田景咸後周時鎮邢州朝使王班至景咸勸班酒曰  
王班請滿飲典客曰是使者姓名也景咸悟曰我意王  
班是官爾何不早諭我聞者笑之拊掌錄

宋太祖北征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  
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  
命曰河東土地兵甲不足以當中國之什一然承鈞家  
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自漢魏以  
來詞命簡潔未有其比剪勝野聞

太祖將北征韓通子欲弑之通力止乃已明日陳橋欣戴  
入御曹門以待將相之至時伏弩右掖門外通出死矢  
下石守信實守右掖開關以迎王師至中書立都堂下  
名范質王溥魏仁浦與語移刻將校持刃迫質帝叱之



質與帝約賓禮柴氏保其天年乃召陶穀草制詣前殿

帝北面立宣制制畢坐朝百官王鞏雜錄

宋中書令郭從義善擊毬嘗侍偏殿太祖命擊之從義易

衣跨驢馳驟殿庭周旋擊拂曲盡其妙既罷賜坐謂之

曰卿技固精矣然非將相所為從義大慙本傳

晉王渾真草帖真蹟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柳公權書柳尊

師墓誌真蹟在錢塘唐垌處柳公權紫綠鞞蘭亭詩二

帖待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

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寶章待訪錄

仁宗時詔改王溥諡有議欲為文忠者給事中張揆曰溥

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為忠乃諡為文康紀畧

陶穀本唐彥謙後石晉時避帝諱改曰陶後納唐氏為婿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亦可怪宋祁筆記

晉祠小池畜老鯿大如食盤不知何人題闌柱曰裙襴大

夫烏衣開國何元美後失鯿所在同上

宋太原安守忠嘗夢一濮字方丈餘及領濮州團練使幾

二十年乃遷瀛州防禦使於是始悟聞見錄

龐丞相籍以使相判太原時司馬溫公適倅并州一日被

檄巡邊溫公因便宜命諸將築堡於窮鄙而不以濶遂

為西師所敗破其堡殺一副將朝廷深訝龐公擅與詰

責不已龐公既素重溫公之賢終弗自言久之遂落使

相以觀文無學上歸龐公亦默不語溫公遂獲免鳴

呼龐公其真可上接古人千載之風矣鐵圍山叢談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眇小長約三四



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酒至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八步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輩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同矣王陶談淵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得此鍍金大印劉三

公嘗言隋王劭作讀書而成篇又唐人有臺閣集纂當世名人詩今此二者人家罕有存者同上

嵐縣西南山萬村韓氏女一日汲水於河有人乘馬過之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求水飲其馬女與之三汲三飲因而問曰曾偕伉儷不女曰未遂置女於馬後而疾馳去女兒韓使者聞而急追之至白龍山下其人與女皆端坐而化使者亦立化於側鄉人異之遂立祠於地遇旱禱之甘霖四霈通志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貫其命未幾席者白云買到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夫人驚曰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

能改齋漫錄

馮當世好佛知太原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惟自以談禪為事平甫答曰若如所諭即明公未達禪理閉目不觀已是一重公案姑蘇筆記



金太原王氏世業醫有陰德聞里中嘗有金蠶金馬之瑞  
至璫珙珣胥擢第號三桂王氏金馬在部掾清卿房迄  
今寶之中州集

岢嵐擬栩先生王亢立一日來泮館於趙閒閒公家中秋  
夜飲酒賦詩且就公索墨水一槃公如言與之明日不  
告而去壁間留龜鶴二字廣長一丈而墨水具在朝士  
來觀者車馬填咽泮都競傳王先生仙去矣久之先生  
從外至問二字以何物書之不答題詩其旁云天地之  
間一古儒醒來不記醉中書旁人錯比神仙字只恐神  
仙字不如同上

一書生在童子寺僧舍讀書常夜有一手從牕入生備繩  
索繫其手引繩而去明日循其所至繩繫葡萄葉呼僧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剗削其根血出如注此妖遂滅

太原縣志

祁縣北白村里絕險可避兵正統十四年寇圍寨其夜寨  
中武安王廟刀鳴民家金鐵皆有聲衆懼不祥次日寇  
解去夜見寨上火光及聞人馬聲疑有備也

太原府志

祁縣玉清觀有牡丹甚茂宏治間王府祈移枝遂槁後村  
民由省會歸途遇女子求載及觀下車入叩之則烏有  
也既而花復盛開人謂花神云

通志

嘉靖二年八月晉府西河王奇溯母嘗病渴王仰祝天甘  
泉湧出病愈奇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  
毀骨立宮奇生奇花二異香襲人人以為孝感下  
所司勘實勅命獎諭

明史

開棚鎮聖母廟乃軒轅宮人西陵氏土人以

良蠶故祀之



莫知其始內古槐一株徑四圍世傳千有餘歲正德間  
枯至嘉靖再生初中空如磬內盛石子再生後內外堅  
實若嫩樹

祥符王濟巡按山陝監臨科試搜閱汰卷中得陶琰王槐

二卷連舉解元衆服其明

格溪雜記

萬歷辛丑歲饑迎澤門外橋下有東人來就食者一老一

壯一婦人收養遺棄嬰兒全活甚衆

陽曲縣志

父老相傳遇陰雨之或烟霧之中味爽之際古城城郭

樓堞宮室烟樹宛一都會日出乃滅

太原縣志

余在山東日待郡守禮頗簡留飯一次彼必側坐雖遷官

謁辭送之階下而已遣官人投一刺亦不答蓋其時皆

然其後復起累遷山西按察使一日清軍提學二道偶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約余同宴二郡守升官者置酒於書院余甚難之第令

列名與分而辭不往乃開具糖席張嬉樂具賓主縱飲

夜分而罷頗以爲怪後問之余弟乃知近日處處皆然

不以爲異也

解不錄

余初任山東時布按一司後堂無留郡守坐者留之坐則

必於私衙雖設飯無害而起官至山西臬則自守以至

倅理無不留坐後堂者矣當時撫按不留郡守令坐司

理縣令行取亦只立待茶而已今兩直隸至留飯矣聞

之各省尙不蓋然

同上

相傳風峪山云立一箭臥一箭金鍋耳子露一半

溝之南道之北一輛金車露枝幅不知何謂年久漫漶

字不可辨

太原縣志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濤頭作瀾拜原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塌之具爾行諸山間嘗欲命緣水之地聚諸亂石倣閩越間作澁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疎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情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戶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

爾燕間錄

陽曲四美園舞鶴軒有墨鶴坐其中宛然鶴舞蓋呂紀筆

名畫錄

名勝志太原府城內有巨鐵常露其頂掘之則深入不出

太原府志

卷六十

雜志

三

曰鐵母今有鑛鐵祠西樵游并州題詩云塊爾留其質

蕭然覆古苔氣應干象緯地已絕塵埃知有藏鋒用無

勞大冶開風胡今已遠珍重寶刀材分廿餘話

朱彝尊白玉盃記予自大同轉客太原留曲周王公官解

公藏白玉盃一崇五寸深四尺六分徑七寸舉以映膏

燭皎若冰雪有黃點如粟凡十餘綴焉獲之晉恭王府

者也曝書亭集

朱彝尊跋晉祠鐵人胸前字曰太原縣唐叔虞祠西南隅

聖母廟階下殿八四長九尺分兩行侍立胸前有字紀

鎔鑄歲戶年造文旣牽率字亦粗醜無足取者

倦圃鉏菜翁以金石之文石多金少款多識少遂摹搨而裝潢之此無異燕人之市馬骨也同上



朱彝尊王維伏生圖跋曰王維所畫伏生上有宋思陵題  
字又曰按中興館閣續錄維所畫濟南伏生圖曾歸秘  
閣儲藏故二二以牙題跋獨少上同